

高僧傳

籍

卷一

四百六十六
通四

51287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修

皇圖聖固 帝階級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高僧傳 并序

梁嘉祥沙門釋

慧皎

撰

通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
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
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
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
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
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
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
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惠宗顯三諦
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
方亦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

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邇教滿三千形邇六
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里
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
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
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
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
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踐六代年
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群英間出迭有
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
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
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
事闕略並皆乎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

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
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
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
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
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
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共敘
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琊王中所
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
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無所甚衆中書郗景
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
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
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

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引辭費求
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
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
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
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忘何所紀嘗以假日
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
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
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按其有無
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
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
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
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

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
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派東土蓋由傳譯之
勲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
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
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
則疆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
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
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
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
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羨衆聖之
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擢取捨皆列諸贊
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

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儀若聞施前
後如謂煩雜故摠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
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
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
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
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
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
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
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
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有撰
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實也若實行潛光
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

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
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
備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讖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
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
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
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爲益
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
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空飛而
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荅臣
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
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
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
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

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置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旣至彼國蘭與摩騰

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
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
言悟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
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
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
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
始也悟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
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
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
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
朔朔去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既至衆
人追以問之蘭去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

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秦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
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
籍及七曜五行鑿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
不綜達嘗行見羣鷓忽謂伴曰鷓去應有送
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故雋異之聲
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
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旣畢遂
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
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旣而遊方弘化遍歷
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

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
改胡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
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選述經要爲
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
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
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
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
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
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
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
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
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

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竒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

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雎打乱乃振錫江南去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舩奉牲請福神乃降禱曰

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
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
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
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
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
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澤州
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
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
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
出衆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
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讚頌
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

別而去舟侶颺帆碁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
舉手然後乃滅條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
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
船長跼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
曰向之少年即邾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
廟神歎矣無復靈驗後入於山西澤中見一
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
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
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
相向去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誓畢對廣州
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
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

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
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
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旣王種西域賓旅
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号焉天竺國自稱書
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後
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群譯之首安公
以爲難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
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乎有出沒將以
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謬致成乖
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經錄云
安世高以漢恒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
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

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
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楊州使
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
仍將奴適豫章度邾亭廟神爲立寺竟福善
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
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
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
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邾亭廟神
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
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
楊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
門安世高以邾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

既校閱群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
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
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
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
久之沉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稽陳
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
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
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
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
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
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
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

何容太康之末友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
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
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雪同奔競無以
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實而曇宗記云
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謬諸過迺
懸矣

又樓迦識亦直云支識本月支人操行純深
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
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
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
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
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識所出

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餽可謂善矣
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
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賣道行經來適雒陽
即轉胡爲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
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
舟三昧讖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
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沉
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
遊賈雒陽以功号曰騎都尉性虛靖温恭常
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宜經典常與沙門
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
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

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
准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
調三人傳譯号爲難繼調又撰十惠亦傳於
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
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
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
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
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
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胡本孟詳共竺
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弈弈流便
足騰畜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大家世大富

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隨論風雲星宿圖識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者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慙懃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忘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鈎深別有精要於是賣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

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前落
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
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
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
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
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
有外國沙門康僧鎰者亦以嘉平之未來至
洛陽譯出郁阇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
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洛
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
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
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

不知所終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卅居天竺其父因商賈
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
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
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
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
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
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
謙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謙謙又
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
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
瘦眼多白而精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

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吳孫
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
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
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
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
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
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
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
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
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
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
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月少明觀

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号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詐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

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
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
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
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日呈
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
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
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
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
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
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
舍利於鐵砧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砧俱
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爲建塔以始有佛

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紅
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
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
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
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
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
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
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
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
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
聳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
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

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
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
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
老人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
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
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
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
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
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
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
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
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

後宮治園於地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
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
俄介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
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即祈祀諸廟永不差愈
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去陛下就佛寺中
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去佛爲
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
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
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
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
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
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

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一
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
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饒宣示宗
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凶
麁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
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弥陁經鏡面
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
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
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
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
並見於世至矣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
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

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
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夢
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
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
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豎由此
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
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
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
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黠超然遠詣卓矣高出
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
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
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

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能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祠爲主時
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
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旣事異道猜忌釋子乃
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
家所事之火欬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
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
旣覩沙門神力勝已即於佛法大生信樂乃
捨本所事出家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土受
學三歲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
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賈曇鉢
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

經難旣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得炎譯爲漢文
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
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
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
百許首值永嘉末乱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
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
高座爲師誦經日万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
操行精苦篤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
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
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
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

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
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
大賣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公路傳
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
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
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
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
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
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
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
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
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

懿潔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
卜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
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
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
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
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匹山巨源論古護公德
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
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
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
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
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胡學此君父
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

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
公去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
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
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
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遠以儒
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父
出家辭理切志父不能奪遂故服從道祖才
思雋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
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
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
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虛心敬重

侍以師友之敬每至開晨靖夜輕談講道德
于時西府初建俊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
遠達祖見群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
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
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
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
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
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
我數日對當至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
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
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
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

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
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
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崑
崙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
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
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
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
富整遂因忿斬輔群胡旣雪怨恥稱善而還
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
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
封尚百姓疑駭因訖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
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

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
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淨一云道
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
與淨每爭邪正淨屢屈旣喜瞋不自忍乃作
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
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去帛祖
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
邁之氣昧其啗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
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旣博涉多閑善通
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
經又注首楞嚴經文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
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與彼博

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為誓遂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都互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心當其二日清淨澡漱隱凡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

闇軌太公既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密天姿
高朗風神超邁直介對之使卓出於物晉永
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
王導一見而竒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
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
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
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
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
襟飭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
期人卞今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
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作
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

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冲
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
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顓爲僕射
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
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顓遇害蜜往省
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咒數
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旣而揮涕收淚神
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
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
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高簡
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而神
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

非常密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
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
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
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
高坐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
密乃爲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爲先
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
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
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
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
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
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儔以神風頌

朗越過之遠矣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陁
卒因墓于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冢所後有
關右沙門來遊京師迺於冢處起寺陳郡謝
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坐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屬賓人毅然有淵懿之
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
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
觀風弘化符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
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
稱法匠焉符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
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因
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

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
提筆受爲胡文佛罽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
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益
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賈婆須密胡本自
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
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胡本秦沙門佛念宣
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
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離俗關中
僧衆則而像之後不知所終佛罽羅刹不知
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
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佉人齧年離俗聰

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聞
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
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
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
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
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群經未
有四含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
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
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
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
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高
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

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
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群鋒牙起戎妖縱暴
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
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爲
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
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鬮然而情

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堅
末年寵或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
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
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
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
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

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夫許及
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
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
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
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
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
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
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
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之府也爲人雋朗有
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急符氏
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

總須密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
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
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
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
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
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
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
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
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
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虚心側席延望遠
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
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

手執胡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令
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
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
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
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
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詳
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珎亦在座
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珎所得
云何荅曰大略全是小末精覈耳其敷析之
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
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
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胡本提婆翻為晉

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衆經百
餘万言歷遊華戎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
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内
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雅
話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
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
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伽
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
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
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
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

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板
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宜譯之功也自
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在符姚二代為譯
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喜
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
就治定意多未盡遂尔遘疾卒于長安遠

白黑莫不歎惜矣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年十
四為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
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群陶思入禪遊心七覺
時人皆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兕獨
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

三十尚采旦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
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
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為懷何守小節獨
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
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歷名邦
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
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号為大毗婆沙時
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
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為說佛生緣起并為譯
出孝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
僭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
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婉然

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弘始九年
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
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
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
有味靖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
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
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
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
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
而府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
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
弟子法慶善胡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

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
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爲
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
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
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
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也相向唯
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
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等諸
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通

樓讖

下楚反

曇柯

上徒音

含反

附甯

下音大

容小國

曰

也 | 鋒鏑 的二字音峯也 敵 徒的 反 傳毅 上音魚 既 反 字

蔡 悖 今下於 憚 徒旦 反 敵 上音 綜達 反上 子也 宋

鷓 於亦作 驚 薨 亡兄弘 反 桓帝 官上 惠 剖析 反上 下先 口也

擊 反分也 | 疊 疊 音尾 對恨 寬上 音墜 悛 改 全上 反七

改 亦也 訣 音使 咲 字 駭 胡解 反 邙亭 上音 悛 影

葉 上 反 旅 音呂 牲 音生 祭 驚愕 各下 吾 大 麟 朗下 反 母

也 大 蛇 讚 頌 下音 颶 帆 行上 音羊 越 風 踉 其 矣 反 地

豁 呼 活 僛 罪去 軋 反 殞 命 反 羽 敏 詭 蹇 下上 居過 委 反 反

紕 繆 上音 踈 夷 反 又 錯 也 迺 庾 仲 下上 居過 委 反 反 校

閱 下音 悅 數 也 謬 虛 也 銛 楯 上音 莫 仲 下上 居過 委 反 反 校

兵 器 也 今 以 相 操 行 上 七 到 反 志 邳 匠 上 下

反 鎖 奕 弈 音 亦 流 便 習 下 毗 篇 反 也 音 識 下 楚 禁 反 微

驗之也心膈或下皮力反不泄之意聊音寮詐替

書也愚和反廢也詞祀似祭也音祠義聊略也

上謬也替廢也圖緯曰圖識星緯也又茅茨在下容反

也矯異反上居小誇誕但音王憲法下音獻鏗然

上金聲也更反砧砣下直追反去聲苛虐何下音

魚却反也貽及余之反是余六馳丑領反孚芳無

雷霆下音疾也延雷翔音祥醴泉甘醴如酒也沮

中反約反尤黜上于休反罪疾瘳疾安也抄孫綽昌下

反卒起發憤下怒房粉反詰訓古音攷攷音兹息

白也意燥蘇乾老反支遁困反穹谷反上高也

之也遠弘懿下乙大也美也豁池緬上音匹

也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聶 姓尼 輒反 刪正 上 所 間 反 顯 愚 恭 俊 又 下 火 反 然

之 稱也 智 干 戈 禾 反 隴 右 勇 反 僚 佐 官 上 音 也

結 憾 反 下 恨 也 管 蕃 人 下 音 煩 讒 構 古 上 候 反 銜 也

言 佞 汧 縣 上 音 牽 縣 忤 觸 音 悟 怪 惋 反 下 驚 烏 貫 也 嶺

也 岫 上 音 篤 世 偉 鬼 反 羽 酷 之 甚 也 毒 誣 謗 無 音 愁

督 察 音 篤 也 世 偉 鬼 反 羽 酷 之 甚 也 毒 誣 謗 無 音 愁

康 上 音 汲 郡 上 音 珉 音 衣 衣 披 襟 下 音 金 下

皮 變 反 顛 豈 急 珉 音 衣 衣 披 襟 下 音 金 下

的 貪 婪 下 盧 舍 反 侔 音 卒 旌 長 也 齧 年 條 上 音 徒 弓

駿 之 叛 音 畔 闞 邑 鹽 反 棘 刺 上 紀 力 反 泓 烏 崩

秦 帝 竣 七 旬 機 捷 下 音 葉 反 精 覈 下 音 實 華 友 姚

氣 幹 下 反 虎 兕 上 虎 野 牛 也 僭 子 念 實 華 友 姚

